

◆ 民国海派绝版小说 ◆

潘柳黛 著

一个女人的传奇

小说当然不是当时红得发得发紫的歌影两栖明星白光曲折的人生和艺术经历的复制，但杜媚留日拜三浦环为师与白光几乎一模一样……

文匯出版社

◆ 民国海派绝版小说 ◆

一个女人的传奇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人的传奇/潘柳黛著.—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7

(民国海派绝版小说丛书/陈子善主编)

ISBN 978-7-80741-884-9

I. 一... II. 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5344号

一个女人的传奇

著 者 / 潘柳黛

丛书主编 / 陈子善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徐 策 甫跃辉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75千

印 张 / 13

印 数 / 1—6000

ISBN 978-7-80741-884-9

定 价 / 28.00元

“民国海派绝版小说”小引

陈子善

尽管鲁迅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过“海派”，讽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引自《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而且确是卓见，但“海派”的内涵和外延之复杂，界定之困难和全面评价之不易，也是不争的事实。仅就文艺层面观之，无论美术（国画）还是戏剧（京剧），以及其他方面，“海派”这些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也已是众目共睹。

文学也不例外。一般而言，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已被视为一种从不同角度反映上海这个独特的现代大都市的文化特征（包括物质空间、精神意识、人文形态和生活方式等等），既融汇中土和西洋、交接传统和现代，又投合市民阶层文化审美心理习惯的广义而又宽泛的文学流派。“海派文学”从某种意义讲，是时尚摩登的、风情万种的，甚至是光怪陆离的，同时也是雅俗共赏的、包容开放的，优秀的“海派文学”作品也必然是有深度的。文学史家把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徐讦、予且、张爱玲、苏青、东方朔等位都归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小说家”之列加以论述，就足以显示“海派文学”的生命力。

梳理“海派小说”演变史，不能不提到周天籁、潘柳黛、施济美三位。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和施济美的

《凤仪园》是已被公认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海派小说”代表作，也早已载入文学史册。这套丛书收录的是新近发掘的他们三位各具特色的作品，虽然都尘封多年，但飞逝的时光并不能洗去它们的文学光彩，特别是潘柳黛的《一个女人的传奇》和施济美的《莫愁巷》（完整版），“流失”海外半个多世纪之久，终于得以“回归”，实在是“海派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幸事。这几部小说的题材人物、艺术趣味和创作风格无疑大相径庭，但三位作家各不相同的文学路向不正展示了“海派小说”的千姿百态，不正印证着“海派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如果受到读者欢迎，这套“民国海派绝版小说”丛书还会编选下去，还将继续焕发“海派文学”迷人的艺术魅力。

2010年5月15日

编者小序

陈子善

《一个女人的传奇》，小32开本，潘柳黛（1920—2001）著，封面署“源源出版社印行”，封底则注明“澳门飞亚印刷公司承印”。此书书品完好，无版权页，因此，具体出版时间待考，但从小说内容推测，极有可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作品。

潘柳黛其人其文，关心40年代中国新文学进程的当不会感到陌生。她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为当时上海文坛的“四大才女”。1949年5月，上海新奇出版社初版的《退职夫人自传》是潘柳黛的代表作，与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经典”的苏青的名著《结婚十年》堪称“双璧”。此书问世不到一个月即再版，就足以说明潘柳黛当时颇受上海市民阶层读者的青睐。当时一位文学批评家这样评论她：“潘家柳黛小姐，却是个敢说敢为的新女性；她有一枝玲珑剔透犀利如刀的笔，她有一枚热情奔放的心，有一颗如姜伯约一样的大胆；所以她的作风，不特脱却旧女性桎梏，亦为时代儿女所望尘莫及。”（引自老凤《写给炼霞柳黛》，载1946年1月上海《海风》周刊第10期）

然而，40年代末以降，潘柳黛在中国内地文坛销声匿迹了，她和张爱玲一样到了香港。与张爱玲不同的是，她没有远涉重洋再去美国，而是留在香港，开始了新的丰富多彩的香港文学生涯。她在香港写长

篇小说，写爱情婚姻专栏，写电影随笔和明星专访，特别是她一度受聘为香港电影巨子邵逸夫的编剧，60年代创作的电影《不了情》（包括其主题歌），糅合进她自身的一段旖旎缠绵的情感纠葛，扣人心弦，风靡一时，女主角林黛也因此荣获“亚洲影后”美誉。潘柳黛晚年移居澳大利亚，皈依宗教，颐养天年。

对潘柳黛在香港期间的文学创作，王剑丛主编的《香港作家传略》（1989年7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初版）开列了《路柳墙花》《我要控诉》《亲情》等数十种，郭存孝、周文杰合著的《历史的履痕》（2006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又增加了《风尘尤物》《如花美眷》《红尘泪》等作品，均无《一个女人的传奇》在内，可见这是一部潘柳黛不为人知的长篇小说。

《一个女人的传奇》约22万字。正如书名所揭示的，小说写的是女主人公杜媚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一个不堪回首的“传奇”。杜媚这位“亭亭玉立、绰约多姿”的女学生，“虽然还称不上是绝代佳人，但一种独特的风格，使她具有着非常浑厚、清新的魅力”。可惜天妒其年轻美貌，杜媚数次遇人不淑。一个偶然的机缘，她东渡扶桑求学，有幸得到日本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三浦环的赏识，收为弟子。她勤学苦练之后，在音乐事业上初试啼声就不同凡响。留日期间，杜媚先后与富家子周启白和郑绍文坠入爱河。随丈夫绍文归国回到北平后，她生下一女，而绍文却离家出走，奔向陪都重庆。杜媚后来成为有名的交际花，在几个有汪伪背景的男人中间周旋。抗战胜利前夕，杜媚不得不与已为国府大员的郑绍文分道扬镳。正当她期待与初恋情人结婚时，她才得知对方是日本间谍，已经被捕，锒铛入狱……

严格来讲,这部长篇未脱红颜薄命的窠臼,尽管杜媚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挣扎,最后的结局却仍然是可悲可叹。小说是在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大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小说开始就明确告诉读者:“日本人占领了南京,他们像疯子一样的制造着惊心动魄的大屠杀和兽行!”作者也数次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穷兵黩武。与此同时,小说以相当笔墨对战时日本民众和滞留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做了生动真切的描写,也不回避善良的日本平民对中国青年的关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日本侵华暴行的作品已举不胜举,但具体刻画日本本土也在战争笼罩下的生活情景的作品实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女人的传奇》特别值得注意。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部长篇小说是有所本的。女主人公杜媚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40年代红得发紫的歌影两栖明星白光(1921—1999)。白光原名史永芬,生在北平,17岁时就加入北平“沙龙剧团”,与日后大名鼎鼎的张瑞芳、石挥同台演出曹禺的《日出》。“七七事变”后投身电影界,起艺名白光,决心做银幕上的“一道白光”,出人头地。不久赴日留学,就读日本大学音乐系,师从三浦环。三浦环在日本歌坛享有盛誉,李香兰也是其高足。1942年白光回国到上海,因主演“中联”巨片《桃李争春》而一炮走红。白光演唱了大量电影插曲,最有名的是《相见不恨晚》和《如果没有你》。白光的情感经历尤为复杂,曾与日本驻东北宪兵特务部头目同居。小说当然不是白光曲折的人生和从艺经历的复制,但杜媚留日拜三浦环为师与白光几乎一模一样,杜媚身上折射出许多白光的影子,从而使《一个女人的传奇》蒙上了

一层更大的“传奇”色彩。

《一个女人的传奇》的创作地点虽无法确定，但小说写到了上海，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紧紧围绕上海而展开，女主人公的命运从大红大紫骤然跌落也正是在上海。因此，把这部潘柳黛颇具特色的“佚著”收入“海派小说”，窃以为是很合适的。

2010年5月20日

这是一幢建筑在住宅区里的中型公寓。房子的开间，又高又大，仿佛很有气派。然而可惜光线黯淡了一点，就像一个年老的病人一样：阴晦，冷酷，总显得有点暮气沉沉。以前的住客水准也许是很整齐的，但是现在人家住得多了，免不了嘈杂和烦乱。尤其隔壁房间里住着的那个顽皮的小女孩，每天下午都喜欢穿着她父亲或是她母亲的大皮鞋在甬道里拖拖拉拉地走来走去，那声音在杜媚听起来，真比听见金属划在玻璃上还难受。

这一天这个时间又到了，甬道里又传来了那刺耳的声音，杜媚被吵醒之后，一怒从床上跳下来，不再午睡了。跳下床来，却又不知做些什么是好，这时她的表妹柳清正伏在书桌上写情书。

“又是写情书，又是写情书。”她轻藐地看了一眼。然后走到橱前，在瓶里倒了一杯冷水吃。她的八岁的孩子玫瑰醒了，她走过去亲了亲她。这女人什么都变了，就是对她的孩子，还像任何女人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宝贝宠爱。

孩子被轻轻地拍着，翻了一个身，又睡着了。杜媚走到梳妆台前去梳头发，她的头发又黑，又长，披下来像瀑布一样活泼，像软细一样美丽，她用刷子懒懒地刷着，眼睛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那女人年轻时也许是非常美貌吧？但是现在有点老了，她故意笑了一笑，便看见了那眼角的两条细纹，已经二十八岁了，又是从风浪里过来的。

她将刷子放下来，开始化妆，光涂一点面霜在脸上，然后轻轻匀

上了一层粉。然后是两条眉毛，那么斜斜地飞插入鬓。再然后是嘴唇，圆圆的，厚厚的，涂得时髦而性感。最后再在眼皮上淡淡地擦了一点眼晕，整个的脸部化妆，就算化好了。头发还没有梳好，就让它那么披着，然而这样一个经过刻意修饰过的脸，藏在那黑色的瀑布里，该早已自然而然地显出了一股说不出的妖媚。她再笑了一笑，牙齿在红嘴唇的衬托下，白得非常可爱，于是她满意了。又有意无意地梳理着披在肩上的头发，梳头发用不着多大心思的，她正好借这机会想心事，她想到今天上午来的那个男人了，那是费洁，一个三十八岁的身体健硕的商人，她的割不断剪不断的情人。

他们认识很久了，已经有过一段很长的历史，并且在一个多月以前，她还为他在医院里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很小，才五个多月就生下来了——是流产的。

“想要留着，偏偏又流产了。”动过手术，杜媚被抬进病房里，她看见费洁正坐在陪客床上等着她，这时她很难过，麻醉剂的药性使她想吐，她只说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就把眼睛闭上了，她似乎很怕看见费洁。

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二个孩子了，以前有过一个，她没有要，在人不知神不觉的时候，就请医生帮忙解决了。那时杜媚离婚已近两年了。

费洁有老婆，而且也有儿女，她不能做他的妻子，只能做他的情妇，情妇没有法律地位，全仗着情爱和魅惑维系着两人的关系。

当费洁连着几天都不来看她，杜媚就会伤感：到底是别人的丈夫，说不来，便几天不来，这究竟不是他的家。于是费洁再来，她有时就会和他吵架。

杜媚常说：“譬如饮食，老婆是饭，饭是非吃不可的，情妇不过是咖啡而已，咖啡一定要在饭后才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不愿意是饭，也不愿意是咖啡，我要变成毒药，毒死你们这些男人，不管我爱的，还是我恨的。”

杜媚的口才不错，费洁说不过她，在这样的时候，费洁能忍就忍，不能忍便又走了。杜媚总是在他走了以后才哭——因为她不愿意让他知道自己的弱点。

据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因为先造了男人之后看男人太寂寞了，才用男人的肋骨和肉又造成女人，所以在这世界上男女就永远不会平等。

男人对于女人，就像对于他的财产一样，越多越好。

医院里给杜媚的刺激很大，别人的丈夫每天都来，杜媚因为只有半个男人，这半个男人便只能间一日才来一次。医院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叫她“费太太”，她很怨恨，但是又说不出口。

“凭什么做半个男人的太太呢？”她躺在床上恨恨地想。

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杜媚便回家了，她嫌医院里太寂寞，而且她也思念她的女儿玫瑰。在从医院搬回家里的那一天，费洁带着柳清到医院去接她。

她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身体还没有十分复原。在这一时期，她和费洁的性关系自然是断了，因为她必须好好地修养。有一次，她殷殷地问他：

“孩子没有了，你怪我吗？”她看费洁不回答，便再拉着他手，和他说：

“那不是我的错，我是想要他的——”

她看费洁还是不回答她时，便又改了话头，趁旁边没有人的时候，轻轻问费洁道：

“你还要跟我在一块儿吗？——等我身体好了以后？”

费洁对这句话，也还是不回答，但他低下头吻她了。

杜媚是北方人，但她在南方长大的。同时她也有一半南方人的血统，因为她的母亲是南方人。她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姊妹很多，杜媚是庶出，所以她在家庭里常常遭受到兄弟间的轻视。以后她的父亲死了，她就随着母亲回到南方来。有人说：杜媚的母亲年轻时是个有名的倌人，在天津挂牌，红极一时，有一次她父亲到天津去做生意，被她父亲看中了，量珠聘去的。但有人说：杜媚的母亲是个官府人家从南方带去的丫头，由于她父亲是做古董生意的，常常到那主人家去，不知怎么欢喜了她，以后就用一件古董和那家的主人把她换了来。

杜媚不知道这两个传说哪一个比较可靠，但她和母亲在家庭里的不被重视是真的。以前，碍着父亲在，哥哥嫂嫂就是想欺侮她们，也还多少顾着一点面子。后来父亲死了，他们就变本加厉，冷嘲热讽地对付她们娘儿俩，终于使她的母亲受不住了，自己开口求去。她的哥哥嫂们求之不得地答应了，但在背后，却对他家里的亲戚们说：“杜媚的母亲究竟出身微贱，丈夫死后尸骨未寒，就这样不顾大义的来不及要走了。”

母亲带着杜媚回到南方时，杜媚才只有八九岁。先前她们住在苏州一幢古老的房子里，娘儿俩雇了一个女仆，省吃俭用地过日子。每

天杜媚到学校去读书，母亲就在家里养病。

母亲不喜欢杜媚问那个大家庭里的事情，所以杜媚长大以后，对她十岁以前的生活，在记忆里也就显得十分模糊了。但对她十岁以后的生活，她是记得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当她十五岁那一年，她的母亲忽然病重起来，临终时，母亲把她托给舅父的那一件事，只要她一闭上眼，就觉得历历在目。

她的少女时代，是在舅父家度过的。舅父是一个政府机关里的小职员，收入不多。母亲临终时，把杜媚交给舅父，也把一笔不算太小的积蓄交给了舅父。舅父在机关里请了几天假，匆匆地把她母亲的后事料理完，立刻就带着杜媚回到南京他自己的家里去了。

舅父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表兄柳志浩，在上海一家纱厂里做事，去年已经结婚了。二表兄柳志泓，比杜媚才大五岁，还正在学校读书。表妹柳清，是舅父家最小的孩子了，由于身体不好，已经十岁了，刚读完小学二年级。

杜媚以前没有见过舅父，所以初到这家里时，一切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待她还不错，所以不久，杜媚也就仿佛真的和他们变成一家人了。

舅父把杜媚接回家来以后，便把她送进一家学校读书去了，她继续着她的学业，考进了一家女子中学的初中三年级。

但是就在那一年，中日战争的炮火，从黄河流域延漫到长江流域来了。舅父接受了机关里的命令随着政府的流徙，自南京而汉口，而桂林，而重庆沿途撤退了。柳志泓也随着学校流迁西南。一时走不了的，只剩下舅母，杜媚和柳清三个人，于是舅父临走时，只好嘱咐她

们，如果万一短期内没有船使她们离开南京，就要她们在时局更紧张时设法逃到上海去找柳志浩。

然而想不到这样快，舅父他们走了以后，还没有等到舅母决定到上海去找志浩，南京就沦陷了。她们来不及有什么准备，就遭遇到了这次的空前浩劫。

日本人占领了南京，他们像疯子一样制造着惊心动魄的大屠杀和兽行，舅母是个胆小的人，她惊得像耗子一样，领着杜媚和柳清，躲东躲西，不知把她们藏在哪里是好。

一时南京的市面，非常紊乱，投机的商人们也趁机兴风作浪，把物价飞涨。舅母要生活，而事前又毫无准备，所以她无法不与这社会接触。无可奈何，舅母只好故意把杜媚她们打扮得破破烂烂的，使人家的对她们连看都不爱多看一眼。

杜媚常常羞惭于她那又阔又大不是破了，就是褪了颜色的旧衣服，她不知道那些衣服是舅母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她想不穿，但是舅母不许她。

她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南京渐渐平定下来了。人们像老鼠一样，从洞里探出头来，当它们在洞口没有发现猫的虎视眈眈的眼睛时，它们便为了现实的需要所迫，一个一个又溜出来觅食了。

杜媚住在舅母家里，舅父走了，舅母家已经没有要出来赚钱的人，但是不管赚钱不赚钱，为了生活，她们便不得不循规蹈矩与现实环境周旋下去。

一切的交通都被切断了，她们已经不能再到后方去。但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设法到上海去找大表哥柳志浩，要他帮她们安排一下。但

不幸这个指望还没有实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一颗炮弹引起了全世界的战争，上海的租界也跟着失陷了，当她们知道大势已去，到哪儿都是一样了时，也就只好听天由命，耐心耐烦地先在南京住着。

心一定下来，日子反而过得快了。

她们没有与这新社会发生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很快她们听说有一个新政府将要成立了，是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要出面组织政府。

说不上是惶惑？是愤怒？还是盼待？许多人，都在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看这事件的演变。

果然，没有多久，传说就证实了，新政府真的在南京宣布成立。

善良的老百姓又找到交捐纳税的地方了。日本人的横行霸道，也比较收敛了不少，古老的南京城逐渐繁荣起来了，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老人一样，虽然本身的精力还没有复原，但靠补药把他支持着。

杜媚的学校复课了，她和柳清又继续去读书。学校里没有多大改变，但是许多同学不见了，有的是随着大人们撤退到重庆去的，有的因为经过了这次变动，已经读不起，还有的就是虽然没有离开南京，也还付得出学费，可是家里的人不愿她们在这种学校读下去。

渐渐杜媚发现舅母也在卖东西过日子了，先从戒指卖起，然后是锁片，是镯子，据说这些东西一部分就是杜媚的母亲临死以前交给舅父，舅父走时留给她们的。

一年，两年，杜媚已经是女孩子了，她变得亭亭玉立，绰约多姿，虽然还称不上是绝代佳人，但一种独特的风格，使她具有着非常浑厚，清新的魅力。

新政府为了表现对于教育的重视，常常设法提倡许多学生课外活

动，什么演讲比赛呀，游艺会呀，运动会呀，都一再鼓励学生们去参加。杜媚不十分喜欢这些集会，但不知怎么，她却很容易被卷入这些集会的漩涡，而且不是代表校方去与其他学校竞争，就是代表班次去与其他班次竞争。

一个女孩子，就这样渐渐被人注意了。很快，她成了男学生们追求的偶像，和女学生们忌妒的目标。她不曾招惹她们，但那些女孩子，像是天生容不得她。尤其她们觉得她之能出风头，又并不是说她的功课比别人特别出色。

但杜媚没去理会这些，她还是我行我素。在家庭里舅母待她不坏，只是舅母不像母亲，与柳清比较起来，她知道她还是常常自然而然要被忽视的。她不想去和柳清计较这些，因此在下意识里她就养成更多的自我中心的性格。

女孩子对她的敌意她不在意，男孩子对她的欣赏她也不在意。因为她承袭了父亲的血液，她是个特别喜欢欣赏别人的人。尽管那些男孩子对她大献殷勤，帮她做那些使她头痛的理科功课，和大把大把地写情书给她，然而真正的第一次恋爱，却还是由她主动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晚上，有一次她去参加了一个音乐晚会。

节目一个连一个下来，她听得津津有味，小学生们的合唱表演完了，接着又是独唱。那晚上她也担任了一个独唱节目，当她唱完了《小夜曲》，从前台走回后台时，她听见台下掌声雷动，又像每次一样，使她心里暗暗充满了得意。

然后她也在台下找了一个位子坐下去，台下不少对眼光射在她的